

台大要追求學術卓越或平庸？

應付式的學習妨害學識的培養

最近有機會看到一本美國出刊，指導高中生準備通過認證大學課程學力考試的書。該書以「應付」考試之道，開宗明義說「你要參加的考試，其方法與內容如此，因此你要知道的就是這一些，其他可省略也可得高分」。指導學生以最省力氣的方法可以獲得「高分」而限定學習內容，讓我想起，日治時代中學老師勸我們不要使用的、專為應付考試、俗稱「虎之卷」（tora-no-maki）（傳授秘技的書的意思）的「課本參考書」。老師禁止的理由是「學問無王道」，因為該類書提供安易的、課本上所設計讓學生自己學習的命題給以「應付」的答案，完全破壞學生養成查字典認生字的習慣，或扼殺動用自發智慧，全方位探討數學、物理或化學問題，自行找出答案的思考能力。

這一連串的思考讓我想起，我一生享受過的學術界，現在也有不少「應付」的風氣產生。假如沒有把他矯正，將危害我國學術的正常發展。

大學教師任職表現的評比制度

大學教師的任職依據，是道德與學問的高度，而現行其任職表現的評比主要只有教學與研究的績效兩項。教學成績的評價有學校當局使用對學生問卷調查的統計資料為依據的辦法。但是，一般而言，都有先看該老師有否滿足規定授課學分的作業。本人在台大任職四十八年半之間，受問卷調查的評比只有一次，獲得的結論是屬於優等。雖然如此，這樣的結果給予本人的滿足感並不大，因為當年的台大在授課負擔分配制度有很大的不公，而本人是受害者之一。

「應付」授課學分數衡量教學負擔的畸形發展

教育部大學法有各級教師授課學分的規定，而升等考評上，滿足與否教學學分是必要考慮的事項。但是，一班學生數目多寡，除了文理學院負擔的基礎大一課程有較合理任課規定外，高學年必修課如生物化學，雖然有一班學生多，也沒有合理的負擔衡量辦法。因此，為要應付只看學分規定，學生數不會多的課門增加，常看課堂裡學生數不過二、三人的現象，而台大所開課門數超過學生數還多的美國名校加倍不止的奇怪現象發生。本人任副教授時代，在沒有助教協助之下，單一個人全學期教過一班超過五十名學生的課，但是升等時的績效評比與一班兩個學生相同學分數者同。這是本人所親身體驗過的「應付」衡量教學績效數字規定的非常不公平現象。

大學的學術研究目的與其績效衡量的盲點

研究目的上的盲點

學術研究也是大學的任務。因此，研究績效亦是衡量大學教師整體服務表現的指標之一。本人認為大學的研究活動不外是教學的一環，與為特殊目的設立之專業研究機構有所不同。我非常認同我所領有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學位證書上的一句話，則博士學位是「以論文研究證明具有獨立進行學術研究能力」而給的。換言之，學校課以學生進行學位論文研究之目的，不外是培養獨立進行學術研究能力的人才而已。當然，研究成果有學術價值才能證明學生獲得獨立研究的能力，而其有否學術價值是由教授團認定，不以該論文一定能在某一高SCI評價刊物登載為條件（這一點現在似有改變）。

論文發表目的上的盲點

當然，學術研究的成果有必要宣示於學術界，以收切磋琢磨之益。但是，近代科學研究消耗資源越來越大，因而資助研究經費的機構不分公私，有將學術研究成果當作研究投資的產出成果，在公機構是向分配資源的立法機構作為資源分配正當性的說明，在私機構則作為宣揚其存在意義的證明。於是，研究報告被認定為宣揚研究人員、研究機構與研究資助機構的「宣傳品」的一種。在功利社會這是不能免的一種社會公義的表達方法，但是對於大學的學術純潔性的信奉者來說，有相當多不能認同的基本理念存在。

被「應付」的國科會論文發表計分辦法原來是簡化的行政手段、不可衍用於嚴正的學術審議

然而，大學教師研究成績如何衡量？以他們培養出來學生的數目、畢業後表現或受教滿意度的調查結果，或是以學生完成論文的發表情況？我必要指出的是主導學術研究的國科會，為了提升行政效率（亦即節省人力）而開發出來多依賴數字大小的衡量制度。其中，發生相當普遍影響力的是，發表學術論文以刊物種類定其學術重要性量度、以篇數及作者排名次序為定貢獻量度，然後使用公式算出整個學術貢獻度的數據量度辦法。最近有一位還在台大任職的資深同仁告訴本人說，此一方法被認為有根據多方面數據的特性，在台大教師升等評比辦法中被接受為決定研究貢獻的依據。

但是，這一辦法有否被「對付」？如有，「對付」這一辦法的方法是什麼？又被「對付」以後，台灣的學術評比發生了何等後果？

本人在台大任職近四十九年之間，沒有在台大擔任過科學行政工作，但是，以合聘、借調與兼任方式，分別替中央研究院、國科會與教育部作了不少科學行政服務。以下是本人多年直接與間接服務於中研院與國科會的關係，所觀察到有關學術評比在台灣變遷的實況。

早期科學資源少的年代，只要有做學術研究就可以獲得獎勵，因此，論文數目是衡量成績的重要指標。但是，學術研究的風氣建立之後，學術品質成為衡量的首要因素，一篇高品質論文可以勝過十篇平庸論文。於是，學術評審會議以評論學術高度與學術價值為對象，特別以數目取勝的以換湯不換藥方式、千遍一律的多產論文不被一顧。但是，學術評價的評比作業需要很多人力與時間的投入，行政人力精簡的壓力下，在國科會產生以機械的數據統計辦法。

數據統計辦法產生的年代，大學研究的資源主要來自國科會，又具有自備研究資源的中研院，在國科會有爭奪研究資源的權利。為應付此一情勢，平庸多產的策略自然形成，因為多年辛苦做出有很高價值的一篇論文，並不能依照國科會辦法計算的論文評價獲得高分數（雖然一篇的分數最高），還遠不如每年一篇平庸論文的累積分數。本人於1999年退休之後，可能因為被認為還沒有發生老人痴呆症而有五年被委任「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總召集人重任。透過此一範圍很大的行政服務工作，對最近的台灣科技界增加不少見識，其中印象深刻的是累積平庸多篇論文而成為「名學家」的學者何其多。

以上說明論文累積分數的制度是國科會因應行政需求而產生的便宜手段，「應付」此一手段而產生的研究策略，不應該由注重「卓越」的台大無條件接受，是應該可以被接受的觀點。大學可貴的地方是有學術的自由。選擇困難的研究題目而願意使用多年時間追求其謎底而獲得可貴成果，絕對是學術貢獻很大的成就，但是，一定也會成為國科會分數計算法下的犧牲品。實際上在大學要彌補這一缺點很簡單，因為其研究過程在大學有學生論文的累積可

為佐證。學生論文都是經過多數委員審核通過的公開文件，雖然公開程度沒有學刊發表之大，但是作為誠實一貫進行高程度學術研究的依據，應該是可行的。為何大學專有的這一類學術文件不被採用為指導教授的評鑑資料而專一依賴於有被「應付」的國科會辦法？

學術評鑑制度不應該受到「應付」的歪風而被扭曲，因為影響個人權益事小，妨害達成學術卓越大業事大，相信是領航台大的舵手們不可忽略的事。（2009/06/18）